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7年5月28日 星期日 第576期 | 新民晚报 | 责编:殷健灵 赵美 视觉:戚黎明 编辑邮箱:yj@xmwb.com.cn

■金波近影



## 写了一甲子 还能更好

“大约在1956年,我写了一些诗,正好遇见了一位学作曲的同龄人,他正缺谱曲的歌词,我就把这些诗给了他。在他的指导下,我又改成了歌词,有的他谱了曲,有的我寄给了内部发行的‘歌词’刊物。我记得起来的大概有《告别之歌》《小篱笆》等。特别是前者,我刚上大学不久,就听到大学生唱过。”算起来,金波第一次发表作品,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,但却仿佛大学生活就在眼前,“当时,对那种把诗唱出来的感染力十分强烈,这影响了我以后的诗歌创作。”甚至金波如今还记得那第一笔“巨额”稿费,“好像一首歌词就有三四元钱,有一次拿到过八元。要知道,当时的师范院校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也就是16元。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,金波一直坚持为儿童写作,又写了童话、散文、小说等等。从青涩少年写到了白发老者,他几乎见证了新中国儿童文学从少到多、从多到好的成长、成熟。金波的作品也曾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图书奖、全国幼儿图书奖、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,1992年就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提名。

“写作的时间不算短,但作品并不多,自己满意的更少。这是最大的遗憾。”82岁的金波爷爷很谦虚,甚至还有几分忐忑,他强调一个作者要经常自己和自己比。这样的比较,才能知道自己进步了多少,自己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。“比较下来,我就知道了自己还应该有更多一些的作品写出来。比如题材的厚重感,思想的深刻性,技巧的新颖,以及语言的纯净,等等。我还在不断地认识自己。”所以,如今他还在创作,每天坚持写一两个、两三个小时,他很认真地说:“我现在对童年时代的故事常忆常新,想写的也是越来越多。我还在寻找更合适的形式和创作方法。”



## 妈妈的童谣 给我启蒙

“秋风起,天气变,一根针,一条线,急得俺娘一头汗。娘哎娘,这么忙?我给我儿缝衣裳。娘受累,不要紧,等儿长大孝顺。”金波至今还能背出小时候妈妈唱过的这首童谣,“母亲用乡音给我唱童谣,是我的文学启蒙,她让我第一次感受到‘声音的诗歌’的美。”于是,他主张尽可能早地让孩子接触文学,让婴儿在还不会说话,也听不懂话语的时候,就从听觉上感受文学。“对于婴儿来说,声音比内容重要,用爸爸妈妈的声音给他们朗读带有韵律的文学,是感受亲情,感受母语的美。”

甚至,写了那么多作品,金波说自己还是最喜欢民间童谣,“我们冠以‘儿童文学’概念的创作,虽然只有百年历史,但我们的儿童文学是有厚实的文化积淀的,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方面,是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,不夸张地说,传统童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。”

“除了文学性、艺术性和趣味性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,就是韵律。”金波悄悄告诉记者,他还喜欢独自朗读自己的作品,“有的短篇童话,一开始就是一首短诗。我喜欢‘歌唱故事’,带着韵律的感觉写故事,或者通过主人公的嘴巴唱出一些诗来。这样童话和小说就能更多一些诗的意蕴。”金波坦言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他偏爱写诗。“我认为能发现生活中的诗意,并

儿童文学作家金波:

# 为孩子写作,便永远不会老去

◆ 孙佳音

通过语言表达出来,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趣味,也是一种素养,还是一种表达的方式。但现在我很少写诗了。”言语中难免遗憾。



## 单纯的读者 让我快乐

但也有让人高兴的事情。“我常常收到小读者的来信、图画、玩具和习作。我会集中留存下来,成为我在精神上与孩子们沟通的一种方式。”金波说这些宝贵的物件,激发着他为孩子们不断写作的热情,“比如,我在出版了《追踪小绿人》以后,接到了不少信件,希望我继续写下去,他们帮我构思故事,为我作插图,做书签,甚至选一家餐厅和我聚餐,告诉我小绿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,是孩子们给了我灵感,帮助我一起,完成了《追踪小绿人》三部曲。”

为孩子们写了六十年,金波说他发现自己的创作有两个“儿童”: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儿童,一个是童年时代的自己。当这两个时间段的孩子融合在一起时,他便能全身心地回归儿童。“生理上的童年,我们每人一生只有一次,但儿童文学作家精神上的童年,却可以常常使我们体验到。当我走进儿童的世界,仿佛和儿童乘着小舟,在时间长河上发现两岸的新天地。在孩子面前,我从来都探究着生命怎样开始,怎样成长和壮大。希望不止,生命不止,所以儿童文学家在心理年龄上没有衰老,只有成长。”

金波说,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很敏锐地感受到儿童的内心世界的,他们心地的单纯和想象的丰富,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,对事物的新鲜感,会使作家也成为快乐的人。“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,在精神上是和儿童最相通的人,在对待客观世界的态度上,是新鲜的,喜欢探究的。我要像儿童那样,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”讲这些话的时候,作家内心的快乐,那么鲜亮,那么动人。



## 为幼儿写作 新的追求

随着长时间为儿童写作,金波尝试着给各年龄段的孩子写。随着自己的年龄渐长、渐老,他创作的儿童文学的读者年龄段却越来越小,“如今,我可以为1岁的婴儿写,而且逐渐摸索出了给婴儿写作的乐趣。”甚至,今年5月刚刚正式启动的“接力杯”金波幼儿文学奖,也是只针对幼儿文学。金波坦言,“早在七八年前,就有人提出以我的名字设‘儿童文学奖’‘儿童诗歌奖’,此后又两三次提出过,我都谢绝了。这一次我依然谢绝,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。为什么我会同意,因为他们尊重了我的意见:设立‘幼儿文学奖’。为什么我对幼儿文学情有独钟?繁荣幼儿文学,这是我儿童文学创作六十年的一个梦想,一个追求,一个境界。”

老作家非常认真地阐释说,“首先,幼儿文学是启蒙的文学。我们倡导全民阅读,构建阅读社会,更不能忘记婴幼儿的阅读。文学对于他们来说,是文学的启蒙,也是艺术的黎明。”金波指出,幼儿文学离不开“有趣、有益、有用”,特别是“有用”,这是对幼儿文学的创作和教学巨大的挑战。

“其次,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中的文学。”金波分析说,儿童文学有鲜明的年龄特征,使它有别于“成人文学”。小读者年龄的增长规定了儿童文学丰富的写作技巧,婴幼儿文学的拟人、拟声、反复、顶真等技巧,还有语感的体认、母语的情结、浅语的技巧,都是幼儿文学创作格外注重的。“总之,幼儿文学虽然在体裁、体例上短小浅显,但它须要掌握的技巧却很丰富,可以说幼儿文学是‘最典型’的儿童文学。”

“再者,我们需要幼儿文学的境界。我想起列夫·托尔斯泰,他在79岁高龄时说过‘试着为孩子们写些东西。问心无愧地死去’。要知道他是在写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之后说出这番话的。”金波还举出马尔夏克在论述托尔斯泰关于幼儿文学创作时的观点,“作家声誉的赢得,不能光靠大部头的长篇巨制……能够写短小精悍、质朴无华的作品,他以为是艺术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表征和实证。”写了一辈子的老作家,特别强调说,创作幼儿文学还有一个重要意义,就是我们需要幼儿文学的境界,这就是纯真、朴实和爱的情怀,以及对于孩子的尊重。



■和爱书的孩子在一起

>>> 记者手记

## 一支笔的故事

◆ 孙佳音

采访的时候,金波说起一个故事。一个跟他书里的故事不一样的故事。

他回忆,有一次去校园给孩子们签名,有一个小男孩儿签完后,一直站在他身后不走。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走,他举起手中的笔说,我要等金波爷爷签名的笔没水了,就用我这支笔。可是那天,金波的签字笔里的水一直没用完。但孩子说,“没关系,我把这支笔送给您,拿回去给我

们写新作品。”金波说他接过笔,才发现在笔杆上缠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小男孩儿的名字、住址、电话。

于是,金波把这支笔带回了家,像是带着一份纯真的期望。作家说,这支笔,更像无声的叮嘱,“在我心里回响着绵长的声音,我们要用自己的作品回应孩子的期望。”

孩子需要儿童文学,而儿童文学的作家也需要从孩子身上,汲取纯真、希望和爱。